

电视故事小丛书

霍元甲 陈真

电视故事小丛书

霍元甲 陈真

海舟编写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12.04

责任编辑：陈家熔
书名题字：陈家熔

封面设计：孔可风

电视故事小丛书
霍元甲 陈真
海舟编写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7.65印张 182,000字

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3

统一书号：10107·410

东

0.97元

目 录

霍元甲.....	1
附：历史上的霍元甲.....	129
《霍元甲》主题歌.....	140
陈 真.....	141
《陈真》主题歌.....	238
附：《霍东觉》故事梗概.....	239

霍元甲

一

清朝末年，政治腐败，盗贼横行，世道混乱，民不聊生。日、俄帝国轻视我国人民，诬蔑我国人民是“东亚病夫”，妄想侵略我国。清王朝内外交困，处在面临国亡家破的危难境地，正直的中国人都想振兴中华。

那时候，天津西郊静海县小南河有两个邻近的村庄，一处叫霍家村，一处叫赵家村，分别住着两个武林世家。两家的黑漆大门口都高高悬挂着大灯笼，一个灯笼上写着“霍府”两个斗大的黑字，一个写着“赵府”两个斗大的黑字，庭院里都经常传出嗨嗨的练武声，嗖嗖的刀剑声。

这两个武林世家的掌门人，一个叫霍恩第，一个叫赵星显。霍恩第虽然已有六十左右，长得却很壮实，五短身材，浓眉大眼，经常戴着一顶黑色瓜皮帽，走起路来威风凛凛。他武艺超群，身怀绝技，早年经常出入关东，为客商保镖，在武林中很有名望，现在年事已高，回乡务农，督教儿子元武、元英练得一身武艺，继承家业。赵星显也是一样，武艺同霍恩第不相上下，长得高高大大，倒竖着两撇浓眉，显得十分英俊、威严。他不仅教会了震南、震北两个儿子一身武艺，还在街上开

设商铺，人们对他十分尊敬。这两个武林世家，原先都习得一种“秘宗拳”，同出一个门派，后来都想把自己说成是正宗，争执不下，每年都要举行一场大比武，分个高低，因此积怨越来越大，互相视为仇敌，不相往来。

这年眼看又到了大比武的时候，两家都在加紧练武，准备决一胜败。这天一清早，霍恩第就拿着棍子，走进房间，把儿子们一个个打醒，命令儿子们起床练武。他说：“一年一度的大比武，不能等闲视之，秘宗三十六绝技，只要精通一种，就可立足江湖，而我们霍家的秘宗拳才是正宗源流。”

元武、元英连忙起床，跟随父亲来到门前的练武场习武。旭日东升，风和日丽，练武场上刀光剑影，十分热闹。这时，从庭院里悄悄地走出来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，穿一身白长袍，文质彬彬，眼里闪着沉思的神色，手上拿着一本经书。他悄悄地来到练武场边的树荫下，偷偷地观看人们练武。

霍恩第抬头看见他，厉声喝道：“元甲，谁让你到练武场上来的？”

“我来这里看书。”年轻人说。

“这练武的事，与你不相干！”霍恩第举起棍子，厉声地说：“快回家读书去！”

这年轻人站着不动，脸上泛起倔强而又痛苦的神情。他叫霍元甲，是霍恩第的最小的儿子，生于清朝同治七年，也就是公元一八六八年。霍元甲自幼体质瘦弱，外表和举止文质彬彬，常受街坊顽童的欺负，在兄弟中也常被取笑。父亲霍恩第担心他如果练武，会使霍家在武林界失去声望和锐气，不愿把霍家拳传授给他，指令他读书习文。

霍恩第看见他站着不动，十分恼火，就举起棍子把他赶出练武场。这时候，他的母亲、嫂嫂、妻子云英和好友刘振声看见这情景，连忙走过来。母亲责怪霍恩第不该这样对儿子粗嚷

大噪，转身对儿子疼爱地说：“元甲，你就听父亲的话，同我们一起回去吧。”

霍元甲痛苦地说：“我为什么不能练武？难道就这样下去吗？”

云英安慰他，说：“元甲，你从小体弱，公公才叫你弃武习文，将来得个一官半职，也可以光宗耀祖。”

“我不愿意。”元甲不服，痛苦地说，“如今外国人称我们中国人是‘东亚病夫’，读这经书有什么用，只有崇尚练武，振兴中华，才是男儿的志气。”

元甲说罢，就毅然走进树林里。他读过一些书，对外国人诬蔑中国人是“东亚病夫”十分气愤，对武术界的门派观念很不满意。为什么父亲不让他练武？霍、赵两家都是中国人，同出“秘宗拳”，为什么要互相争执谁是正宗呢？为什么两家结成死敌，年年大比武，闹得不团结呢？中国人不团结一致，怎么去抵御外敌呢？还有，他虽然有妻子云英，可是在学堂里读书时同赵家的女儿情男青梅竹马，感情很好，因为两家是死敌而无法相爱结成终身伴侣……许许多多问号，翻江倒海般在他的脑海翻腾，使他心如刀绞，十分痛苦。他要想个办法使霍、赵两家了结积怨，取消那会造成伤亡的大比武，团结起来。想到这里，他一时心潮澎湃，挥起胳膊，拉开架势，试着练武，想用这种办法解除苦闷，冷静一下。

“元甲兄！”刘振声赶来，叫了一声，亲切地说：“你的脸色怎么这样不好？”

刘振声比霍元甲年岁小些，是本地有名的刘权镖师的侄子，由刘权抚养成人，崇尚武林，只是武艺还不到功。他经常同元甲在一起，肝胆相照，深知元甲内心的痛苦，也了解元甲同赵情男的情谊，深为同情。

元甲站定，难过地说：“有什么事？”

“别难过。”刘振声知道元甲这时在想些什么，为了让元甲宽心，就故意逗趣地说：“是想赵姑娘了吧？她也很想你啊！”

谁知这话却勾起了霍元甲的重重心事，心里反倒更沉重，眼眶里闪起了晶莹的泪花。

这天，霍元甲吃不下饭，坐立不安。早饭过后，他捧着一本经书，忍不住悄悄地离开了霍家村，朝赵家村走去。他真想见到倩男，同她一起商量怎样制止即将到来的大比武，但又不便贸然登门，心情很矛盾。唉！他是多么想立刻见到倩男呀！他装着读书的样子，磨磨蹭蹭来到赵家村头。这时，赵震南和赵震北兄弟正在树林里练习赵家拳中的绝技“指力碎石”，抬头看见了元甲，冤家相遇，分外眼红。震南误认为元甲是偷看他们练武的密探，更是火冒三丈，一个箭步跨到元甲身边，冷不防抓住元甲的胳膊，顺手来个虎爪擒龙，两个指头顶住元甲的咽喉，厉声吼道：“你想来偷看赵家拳的绝招，想在大比武时取胜，真是太卑鄙，我要你的命！”

二

霍元甲并不辩解，听从震南、震北一人抓住一只胳膊，把他押到赵星显老人面前。震南把原委讲了一番，说：“爹，现在即将比武，窥探练武是武林的大忌，你看怎么办？”

赵星显一听这话，心中火冒三丈，脸色立刻变得十分严峻，眼里闪过怒火，说：“那好，叫他父亲亲自来领人吧！”说完，叫人把元甲拘押起来，转身气冲冲地进了赵府。

站在一边观看练武的赵倩男，是赵星显唯一的女儿，二十多岁，长得很清秀，蓄着两根又粗又黑的长辫子，习得一身武艺。早年母亲怀着她的时候，由父母包办婚姻，指腹为婚，与

北京城的显贵龙师长的独生儿子龙海生订了婚约，还没有出嫁。她同霍元甲从小在一起上学，感情很好，但是不能结成夫妻，心里总是想着元甲，忧忧郁郁。这时，她眼看元甲被无理的拘押起来，又着急，又难受，但是慑于家规太严，不敢上前阻挠，只得偷偷地跑到霍府报信，想办法营救元甲。

霍府一家人听说赵家拘押了霍元甲，又震惊，又着急。霍母急得流出眼泪，怕体质瘦弱的元甲有个三长两短。云英更难过，着急地望着公公，说：“唉！怎么办啊？”

赵倩男握住云英的手，亲切地安慰云英，说：“别难过，我们一定设法把他救回来。”

云英虽然不高兴倩男同元甲的感情藕断丝连，可是她性格温顺善良，听倩男说这话，十分感激，低下了头。

大家都在为元甲着急，坐立不安。这时，坐在太师椅上的霍恩第，听说元甲被赵家拘押，觉得赵星显欺人太甚，心中燃烧起熊熊怒火，喝地站起来，大声说：“我去！既然赵家敢这样无理对待这样一个不懂武术的孩子，我就去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！”他不由大家劝说、阻拦，领着元武、元英走出大门。

赵星显早有准备，气冲冲地坐在大厅里等候霍恩第亲自来领人。他心想，正值两家准备大比武的时候，霍恩第竟派元甲来窥探练武，武林人比武要光明正大，该胜就胜，该败就败，不能这样不讲武林道德。他料想霍恩第不敢亲自登门，如果来了，也要好好地教训一番。正当这时，家人进来，禀报说：“老爷，霍家老爷来了。”

“嗯。”赵星显哼了一声，怒气冲冲地走出大厅，朝大门走去。他要给霍家来一个下马威！震南、震北和家丁们立刻在庭院里站成两排，摩拳擦掌，准备迎战，给霍家父子们看看颜色。

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赵星显气冲冲地走到大门口，抬眼看见霍恩第，故意压住怒火，冷冷地说：“有劳大驾，不好意思！”

霍恩第撩起衣角，一脚跨进大院。

“请！”赵星显说着，伸出手，作了个请客进门的姿势，随即以掌变拳，使出赵家拳，向霍恩第拦腰进招，想给霍恩第一个下马威。

霍恩第早就料想到会有这一手，早有防备，好似闪电，一伸左手，挡住了赵星显伸来的拳头，顺势紧紧地挽住了赵星显的胳膊，气得转脸望着赵星显，八字短须微微颤抖，浓眉紧皱，眉宇间出现“川”字般的几道深皱纹，冷笑道：“秘宗三十六，艺成天下行，你好武功啊！”

“过奖！”赵星显不看他，浓眉一挑，冷冷地说。话音未落，他抽出胳膊，闪开一步，扬起手，用赵家拳的绝招鹰爪功向霍恩第的脸上抓来。

霍恩第噤地一下拉开马步，手一挥，又把赵星显的鹰爪架开了。

上三路攻不进，赵星显变换拳术，攻下三路，飞起一脚，朝霍恩第腰间踢去。恩第也早有防备，闪开一步，让赵星显落了空。接着，赵星显拳脚并举，上下齐攻。霍恩第以攻为守，沉着应战，举手挡住赵星显的拳头，盘腿踩住赵星显的脚。两位武艺高超的掌门人，边打边走，不相上下，朝大厅走着。

霍恩第跨进宽敞的大厅，看见霍元甲早被家丁押着站在一边，不禁怒火万丈。但他尽力克制自己，不愿在赵家教训儿子，从容不迫地在右首茶几边的客位坐下。赵震北看见父亲没有镇住霍恩第的威风，认为自己年轻力壮，武艺不凡，想刹住霍恩第的威风。他端来一盏碗茶，递给霍恩第，乘机向霍恩第面部打来。只见霍恩第轻轻地一抬左手，挡住了他的进攻，右手

一伸，玩魔术似地把茶碗接过来。震北还不死心，继续进招。霍恩第坐在椅子上，一只手端着茶碗，一只手应战，三拳两脚，打得震北无法招架。突然，他左脚一勾，右脚一扬，把震北打得跪在面前，用右脚压在震北肩上，讥消地说：“多谢了，茶很好，可惜火候不足。”

震北羞愧得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低下了头。

赵星显气冲冲地走到霍恩第面前，说：“你知道你的儿子霍元甲为什么被我拘押吗？”

“说吧！”霍恩第怒视着赵星显。

星显厉声质问：“窥探练武，是武林的大忌，理应挖眼睛，挖心肝，你说该怎么办？”

霍恩第理直气壮，据理力争：“谁都知道，元甲从小体弱，我没有让他习武。元甲不会武功，当然不算窥探练武。你们若不信，可以试试他会不会武功。”

赵星显使了个眼色。震南、震北几步跨到元甲面前，想趁这机会灭灭霍家威风。元武、元英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弟弟挨打，嚓嚓两声，也拉开了架势。

“元武，元英，过来！”霍恩第厉声吼道。他虽然疼爱元甲，不忍看着元甲挨打，但是，为了维护霍家的名声，只有横下一条心。

震南冷冷地笑了一声，对元甲说：“霍少爷，得罪了！”

说罢，震南、震北拳打脚踢，把元甲打倒在地，还不放手。他们两兄弟心狠手毒，恨不得把元甲打死。元甲任赵家兄弟拳打脚踢，既不叫喊，也不还手。这时，站在一旁的倩男看见心爱的元甲被打伤，心里疼痛难忍，再也顾不得父亲的家规，腾地一下跳到两个哥哥面前，左右开弓，架开两个哥哥，叫道：“已经试过他不会武功，还想要他的命吗？”元武、元英也连忙过来，把元甲从地上拉了起来。

赵星显看出霍元甲确实不会武术，这才喝住两个儿子。

霍恩第问道：“星显，你看怎么办呢？”

赵星显打算让霍恩第把元甲领回家，话还没有说出口，震南连忙说：“不管怎样，马上就是大比武，现在不能放人，等到大比武以后再放也不迟。”星显觉得儿子的话也有道理，就对恩第说：“那就暂且留在我这里，放心吧！”

霍恩第看出赵家还不放心，就说：“这好办，大较之后我再来接他，只是要你们多费米饭罢了。”说罢，转过身，狠狠地打了元甲一个耳光，骂了声：“丢脸！”撩起衣角，带领元武、元英走出大厅。

赵星显看见恩第真的把儿子留了下来，心里不禁有些嘀咕，说不清刚才这事谁对谁错，挥了挥胳膊，叫家人把元甲带进后厅。

震南手毒心狠，只想害死元甲，说：“爹，你别信霍元甲真的不会武术。这是玩的韬晦之计，我们不能上当。”

震北随声附和：“爹，哥哥说得不错，这件事不能就此了结……”

“你们想把他怎样办？”倩男担心元甲再遭毒打，气得脸通红，连忙打断震北的话，对父亲说：“爹，我同元甲从小就在一起读书，对他很了解。他从小体质瘦弱，家里叫他习文，不准练武，根本不会武术。武林人讲究堂堂正正，名声要紧。霍家既然把元甲留下来，是怕你不放心，要是再出什么事，我们赵家就背理了，武林界会说你为人不正大光明，影响你的名声，我看不要把事情再闹大了。”

赵星显觉得女儿的话通情达理，就说：“我看霍恩第把元甲留下，也算会做人。武林人名声最重要，要好好招待他，但是不准他自由走动。”说罢，舒了口气。

震南、震北还想说什么，可是，他们知道父亲虽然因为武

术同霍家结成死敌，但是为人正直，不好再往下说了。

倩男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脸上泛起了愉快的微笑。这天，她看见元甲无辜挨打，心里很难过，但是，一想到能趁这机会同元甲见面，心里又很高兴。待家人把元甲安置住下后，她拿着一瓶跌打药，偷偷地来到元甲房里，温情地说：“元甲，这是跌打药，吃了会好的。”

元甲也因为两家关系不好，多时没有见到倩男，这时见了面，高兴得微笑着说：“挨打不要紧，你放心。这次真是因祸得福，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，能在这里住几天，可以时时间你见面谈心，心里很高兴。”他情不自禁地伸出手，但是一想到自己已经结了婚，不应该再勾起倩男的心事，就连忙把手缩回来，心情很矛盾。

谁知元甲的举止勾起了倩男的重重心事，倩男难过地低下了头，痛苦地说：“你日后回到家，替我问候嫂子。”

震南、震北虽然不敢违抗父亲的决定，哪肯就此罢休！他们恨不得把霍元甲置于死地。这时已经天黑，他们背着父亲商量了一番，闯进霍元甲房里，看见倩男正在同霍元甲说话，不禁冷笑一声。震南不高兴地问：“倩男，这么晚了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倩男红着脸，不服气地回答：“你们能来这里，我为什么不能来呢？”

震南说：“你是要出嫁的姑娘，表哥不久就要来接你了。”

倩男听出话中有话，怕闹得节外生枝再影响霍元甲，就连忙走了。

等倩男走后，震南、震北在桌边坐下，互相使了个眼色。震南装出满脸笑容，对霍元甲说：“元甲，我们同父亲商量过了，决定放你回家。这次是个误会，叫你吃了亏，我们都过意

不去。我们试过你，你的确不会武功，怎么能学到赵家拳呢？现在你可以走了。”

霍元甲没想到会放他回家，感激地说：“那我向老人家说一声，告个辞吧！”

“不用了。”震北说：“他老人家早已睡觉了，你还是快走吧。”

“谢谢你们。”霍元甲高兴地说。

“不用谢了。天黑了，我们送你一程。”震南说。兄弟两人把霍元甲送到大门口，看着元甲走了不远，震北突然大叫：“有人逃跑了！有人逃跑了！”

霍元甲不禁一怔，连忙站住，知道自己受了骗，气得脸色发白，嘴唇直抖。这时，躲在附近的一群人冲了上来，围住他拳打脚踢。他真想拚个死活，但是一想到这样会使两家的积怨更深，就忍气吞声，决不还手。

却说这天霍恩第和元武、元英回到家，心想赵家欺人太甚，都窝着一肚子火。元甲的母亲听说把元甲留在赵府，又生气，又不安，埋怨恩第不该意气用事，担心元甲会又遭横祸。

霍恩第正在气头上，厉声喝道：“元甲是我留下的，谅赵家不敢怎样！”

“赵家兄弟两个心狠手毒，我不放心……”霍母难过地说。

“住口！”霍恩第大声吼道。

到了天黑时分，霍母和云英越想越不安，清了些衣物和药品，想去看看元甲。婆媳俩走到赵府附近，正好遇着震南、震北指使一群人殴打元甲。霍母虽然五十多岁，但出自武林世家，也操得一身武艺。这时，她看见元甲遭人暗算，气得火冒三丈，几步冲上前去，伸出两臂，左右开弓，把一群人打散。震北不认输，想同霍母较量，使了几招，被霍母一把抓住胳膊。

膊，来个鹞子翻身，按住颈脖，抬不起头。她厉声质问：“你们赵家无理拘押元甲，又想暗算他，太不讲理！你说，为什么要这样？”

这时候，赵星显听见外面打打闹闹，连忙赶了出来。恰好在这时候，霍恩第听说老伴和云英给元甲送衣送药，怕出乱子，也带着元武、元英赶来。霍母看见赵星显来了，这才松开手。不等霍母开口，震北装出一副苦相，对父亲说：“爹，霍元甲想逃跑。”

震南说：“爹，你看！霍元甲想逃跑，霍家的人都来接应，反把大家打了一顿，这象什么话！”

“你们赵家太不讲理！”霍母气得嘴唇直抖，据理申辩，“我和云英是给元甲送衣送药来的，你们赵家太不光明正大。”

震南说：“眼看就要大比武，你们霍家派他来窥探我们练武，被我们抓住了，现在又想逃跑，反倒嫁祸我们赵家，才不光明正大！”

双方争执不下。霍元甲眼看又要发生一场打闹，原想解释一下，但是为了不使事情继续扩大，只得忍气吞声地说：“妈妈，你别生气了，这只能怪我不好，才生出这些误会。我看还是让我留在赵家，免得互相猜疑。”

霍恩第为了表示自己光明正大，压住心中的怒火，说：“我霍恩第从来说话算话，绝不改口，还是把他留在这里，等大较之后再来接他。走！我们回去。”

霍母对赵星显气愤地说：“如果大比武那天我发现元甲少了一根头发，就要把赵家铲为平地！”她又难过地抚摸着霍元甲，说：“元甲，你在这里要小心啊！”

霍恩第虽然因为要争得自己是“秘宗拳”的正宗，同赵家结成仇敌，但是为人正直。这次大比武之前发生这些事端，觉

得损伤了自己的名声，更加窝火。这天夜晚，他回到家，把一肚子火都发泄在老伴和云英身上，对老伴大发雷霆：“我说过任何人都不要见元甲，你们为什么明知故犯？”

元英觉得母亲和云英受了委屈，说：“这不能怪妈妈和云英，要不是她们，今天晚上元甲就没有命了……”

霍恩第正在气头上，大声喝道：“跪下！元甲是我留下的，谁也不准去找他。下次再有这种事，我决不就此罢休！”

三

大较之日终于到来了。这天，霍、赵两家人按时来到比武场上，两村的父老乡亲们也都前来观看比武，要看看谁家的拳术才是“秘宗拳”的正宗。比武场上人山人海，上首摆着香案，两家的家将们分列在两边，前面留出一片宽敞的比武场地。霍元甲也来了，被夹在震南和震北中间站着。比武开始，按传统仪式，两家的掌门人霍恩第、赵星显先走到香案前，点燃三柱香，恭恭敬敬地插在香笼里，虔诚地跪下，拜了天地，各自发表了誓言：苍天在上，众人在前，谁比赢了就是“秘宗拳”的正宗，决不翻悔，打伤打死，心甘情愿！

仪式过后，公证人宣布比武开始，先由元英出战震北。两人各自按照自家的拳法，使尽全部解数，赤手空拳，你攻我守，打了十几个回合，不分胜负。突然，震北使出赵家拳的绝招鹰爪拳，直向元英脸上抓去，元英连忙向后一闪，被震北猛一掌打倒在地。公证人宣布第一局是赵家取胜。第二局由元武出战震南，各用自家的拿手好戏：霍家刀对赵家枪。

霍恩第看见元英的拳法败给了赵家，拿过一把大刀递给元武，说：“你要知道，这是我们霍家的祖传宝刀，这把刀从未输过！”

元武知道这话的意思，誓死要战胜震南，神情庄重，接过宝刀，嗖地一声把一把闪闪发光的宝刀从铁鞘里抽了出来，说：“爹，放心吧！我一定不会辱没霍家的名声！”

同时，震南也从星显手里接过一支长长的红缨枪，拿在手里抖了抖，说：“爹，你放心！我要象震北一样为赵家争光！”

顿时，场上杀声大震。元武挥舞大刀，犹如猛虎下山；震南挺直长矛，好似蛟龙出海。长矛飞舞，刀光闪闪，你来我往，沉着应战，不分上下。满场观看比武的父老乡亲，个个屏息止声，发出一片啧啧的惊叹声。两人正打得难解难分，只听得一声大叫：“哇——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一团白色的东西好象从天空掉了下来，掉在比武场中央的元武和震南两人之间。元武、震南来不及躲闪，都被打开几丈远。众人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一位陌生的独臂老人。

这独臂老人披着几尺长的白发，蓄着白色的长胡子，身穿白长袍，腰间系着白腰带，穿的白鞋子，浑身上下一片白色，眼里闪着寒光，泛着微笑，若无其事，站在比武场中央，把全场的人们都惊呆了。

恩第和星显心想，这独臂老人神出鬼没，竟能一下子把两家的高徒都打开几丈远，很不简单。他们不由得一齐走上前去。恩第又生气又惊奇地问：“今天是我们霍、赵两家的比武之日，你来这里捣乱，是为什么？”

独臂老人脸上泛起冷笑，说：“我叫程天啸，十五年前尝过你们的什么秘宗拳，曾被你们打败过。但是今天看来，你们的秘宗拳不堪一击。我是特意前来指点一下你们的。”他说罢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这独臂老人也是武林高手，十五年前，他曾经被霍家的秘宗拳打败，后来销声匿迹，隐居起来，收了徒弟陈真，苦练武